

王思焜 / 编著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太史公自序論衡典論文賦
文心雕龍詩品戲爲六絕句
九書答李翊書六
書答共駒父書
原詩書湯海秋詩集后論小

王思焜 / 编著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 / 王思焜编著 . - 南京：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ISBN 7-81047-375-1/I·7

I . 中 … II . 王 … III . 古典文学 - 文学理论 - 中
国 - 教材 IV .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6143 号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邮编 210097)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1 / 32 印张 17.25 字数 402 千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

印数 10101—12100

定价：22.00 元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退换)

序

徐中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源远流长,是一座非常丰盈的宝库。经两千多年的积累发展,不但资料极为丰富,而且经过历代许多作家和学者的研讨实践,已发现很多带有普遍规律性的卓识。凡具有规律意义的知识,往往并不受时空的局限,其生命力与价值,至今仍能昭示后学,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重视这方面的光辉遗产,力求发扬光大,取精用宏,根据当前需要,择取融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味偏向西方或苏联,永在随人脚跟,要切实有用得多。随着社会的进步,新的规律还能被我们发现,而原有的规律,有的仍能继续发挥作用,有的会改变其运用的形式,有的将有助于理解过去的历史。由于我们对遗产的整理和研讨至今仍很不够,结合新时代的实际所作新的阐发还非常之少,特别是文化专制主义阻碍了我们的思考,人们的智慧才能所受的桎梏太多,使这份遗产中许多合理的因素尚缺乏开掘,以致产生过不少误解,认为古代文论已经完全过时,不能对今天的文学事业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似乎若不是急起直追去跟踪外国各色各样的“主义”,虔诚地向它们膜拜、搬运,我们就不可能有任

何发言权。其实,我们完全不需要这样妄自菲薄。我们既然有无比辉煌的过去,曾经产生过那么多伟大的文学家,那么多理论批评的业绩,我们自己争气努力开掘下去,自会在这方面创造出同样巨大的成绩。有作品就会有理论,有理论才有助于发展。在今日,应该借鉴国外一切合理的深刻的成果,但我们的发言权只能由自己的声音、自己民族的特色、自己的努力创造来取得,来奠定。多年来,随波逐浪做政治的附庸,缺乏自信和努力不足,只想搬来,脱离本国历史实际,正是今天应该反省的严重教训。实事求是,融会古今,贯通中外,坚持民主、科学,促进社会进步,超越过去的狭隘、机械、教条主义的盲从的方法,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我们相信在古代文论研究的开拓深入方面,定能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五十年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在艰难环境中仍有了进步。研究队伍扩大了,对历史研究,理论探讨,资料搜集,都有不少成果。但由于文化环境的束缚,进展不大,大都还是局于一隅,以古论古,古今中外沟通极少,对现实文学事业的关注甚少,不大清楚当前文学中的问题,缺乏把古代文论研究中找到的规律性知识运用到解决当前文学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上来的自觉。文学的发展史也是螺旋形的,有些现象过去不止一次发生过,当时引起过争论,也有不少探索实践的经验,问题类似,经验教训虽不可照搬,参考作用却有不少。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文学史上常可遇到。近代文学初期发生过的争论及其历史演变,特别可做今天的参考。对此若能自觉加以研究,视野、思路就会很不一样。由于各种因素,或学而不思,或思而不学,或既不思也不学,“知识越多越反动”,都得听命才敢办事,那怎么还能有学术、有文学、有真正的研究呢?好在今天已有复苏的可能了。

古代文论研究今天已取得很多同志的重视，目前重要的问题在培养出更多有志于此的人才。以此为事业固好，以此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应有的一种知识，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引起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热爱，提高他们的辨别能力和审美情趣，也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共识便是学科发展的基础。

思焜同志教学经验丰富，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专家，这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教程》是他多年教学、研究工作的结晶，当能得到读者们的欢迎，我也很感欣慰。略谈所见，赠以为序。

1999年3月15日于上海

导 论

古代文论全名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亦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它与中国古代文学史都属于文艺理论课程，是中文本科高年级必修课程。但相对于古代文学作品、文学史而言，它有更大的深度和难度，因此有必要先对古代文论的学科内容、研究状况以及学习的目的、意义、方法等作一个宏观的导引。

一、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介绍

中国古代文论以我国古代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观念、观点、思想、理论及文学理论批评活动作为学习、研究的对象，也以此作为学科的内容。

我国古代文学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而古代文论几乎从古代文学产生、存录的一开始就有萌芽，与古代文学创作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拓展、衍变、丰富、充实的历史过程，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表明了古人对文学现象的理性认识，包含着大量有关文学理论批评的真知灼见，同时亦有许多“体大思精”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文论是在古代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古代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始终与文学活动保持着紧密的血缘关系，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点和无可替代的、独立存在的价值。美国现代著名文学理论家斯宾加恩高度赞扬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认为从此书可以看出“中国把艺术独立于哲学、伦理、宗教的思想，比西方早得多”。由此可见，中

国古代文论是一宗容量无比丰富、内涵相当精深、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学遗产，有待于我们去学习、继承。

古代文论的原始资料在文体形态上也是极为丰富多样的，总括起来有以下六种主要存在形态：

(一)专文、专著。专为阐述文学理论而写的文章、著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叶燮的《原诗》等。

(二)诗话、词话、曲话。“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独有著作文体样式，它一般不构架严密的理论阐述体系，结构呈散状形态。诗论家有得即记，自由写作，分条并列(当代整理出版，往往编上条目序号)。每条篇幅或长或短，一般在二三百字以内。内容上包括文学理论的阐述，作家作品的分析评价，有关文学史的论述，诗歌格律、体制的研究，艺术风俗、创作特色的辨析，表现手法、艺术技巧的研讨，字句、典故的考证，甚而文人轶事、诗坛掌故、风土习俗的采掇记录，等等，繁富多样。“诗话”这一诗文评形式起源可以追溯到南朝，唐末五代撰作者众多，但冠名杂乱，有称“诗格”的，有称“诗法”的，有称“诗旨”的。至宋代欧阳修著《六一诗话》，首标“诗话”之名目，始归于一统，后世同类著作例以“诗话”冠名，沿用至近代。如宋代诗话，据郭绍虞《宋诗话考》，有 139 部。清代诗话，丁福保编《清诗话》，计 43 种，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计 34 种。词兴起后，词学理论批评中出现了大量形式、体制与诗话相类似的著作，这类词学论著就称为“词话”。如唐圭璋编《词话丛编》，计 85 种。戏曲产生、发展以后，戏曲理论批评中，也出现了大量形式、体制与诗话相类似的著作，这类曲学论著就称为“曲话”。如清代李调元《雨村曲话》、梁廷楠《曲话》等。

(三)序跋、书信。作者通过诗文集的前言(序)和后记(后

序、跋)对诗文集(包括作者、作品)作介绍、评论,发表文学理论见解。如《毛诗序》,即毛传《诗经》的总序,阐发儒家诗论;杜牧《李贺集序》,介绍李贺生平事迹,评论其诗歌风格特色。“跋”,除诗文集后序、后记这种常见的形态外,还包括“题跋”,即书写于绘画、书法、诗文等文艺作品原件后部的品赏、评论文字,其内容短小精悍,写作灵活自由。亦有集缀成专辑的,如宋代苏轼的《东坡题跋》、黄庭坚的《山谷题跋》等。书信,本是人们联系交流的书函信件,而诗人作家之间的书信,除了通常的内容外,更少不了谈诗论文,因而包含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著名的如白居易《与元九书》、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等。

(四)论诗诗。即以诗论诗,用诗这个形式,来论诗、赏诗,发表有关诗的观念、理论、品评意见。唐代李白《古风》第一首中即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以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等诗句,寄托他复兴《诗经》风雅比兴、寄意深微的宏愿,表明他对齐梁诗风的批评。杜甫大量写作论诗诗,如《偶题》、《戏为六绝句》、《解闷五首》等,发表自己的理论见解,批评诗坛不良现象、不良诗风,评论前代诗人庾信、何逊、陶潜、谢灵运,同代诗人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如《戏为六绝句》中“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等名句,表明了诗人应该有鉴别地、广泛地向优秀诗人、优秀作品借鉴学习的观念。如《春日忆李白》中“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等诗句,包含着杜甫对李白诗的赏评与仰慕。其他散见杜诗中有关文学见解的断章散句就更多了。李杜以后论诗诗的写作蔚然成风,唐代韩愈、白居易、司空图,宋代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杨万里,金代元好问,清代王士禛、袁枚、赵翼等较为有名。论诗诗中,论诗绝句(七绝)这一诗体最为发达,可见杜甫论诗绝句的影响巨大、深远。而如金

代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清代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三首》，已发展为洋洋大观的组诗了。今人郭绍虞、钱仲联、王蘧常编《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是历代论诗绝句的总汇。

（五）评点。又称“批点”“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主要用于小说、戏曲的评论。如《水浒》有李贽、叶昼、金圣叹评点本，《三国演义》有毛纶、毛宗冈父子评点本，《红楼梦》有脂砚斋评点本，《西厢记》有金圣叹评点本。所谓评点，又可细分为“评”与“点”：“评”即批评，是对作品的分析、评论文字；“点”即圈点，做标记。而所有批评文字、标记符号都是直接加在小说、戏曲的印刷文本上的，与诗文品评别写专文、另行刊刻完全不同。“评”又包括“回评”（“回批”）“眉评”（“眉批”）“夹评”（“夹批”）。“回评”就小说一回的内容加以评论，印在这一回的前面或结尾；“眉评”印在纸页的上方空白处，就相应正文中的某个段落、某个情节、某个人物进行评说；“夹评”印在正文文句下边，夹在行与行之间，直接针对上边的文句或几个字作简要评判。“点”，即圈点，批评者认为作品关键、重要之处，或精彩激赏之处，就在文本的字旁加圈加点，标示醒目，以引起阅读者的注意。细分起来，“圈”表示最好，“点”表示次好。可见评点这种形式，具体灵活，细致精密，既着重客观分析评论，又包含批评者心赏意怡的艺术感受，将议论析评与赏会、感发结合起来。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评点具有重要价值；就文学欣赏而言，它实际上是具体通俗化的“导读”，对促进小说戏曲的流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六）笔记、札记。古人的这类随笔杂著性质的著作，同样包含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或背景资料。如南朝《世说新语》，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何蘧《春渚纪闻》、苏轼《东坡志林》等。《梦溪

笔谈》中就有杜甫诗歌析评等诗文批评的条目。因此，古代的笔记、札记类著作同样不能忽视。

从以上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存在形态种类繁多，灵活多样，体现了古文论家在理论批评表述形式上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二、古代文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古代文论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五四”至建国以前，是古代文论研究的草创期。鲁迅在有关文学史论著中对汉魏六朝的文论有精辟的评价，如他指出“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朱自清、闻一多在其古代文学研究中，也有许多课题涉及到古代文论，如朱自清《“诗言志”辨》。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作系统研究的还有陈钟凡、方孝岳、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如方孝岳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是第二阶段。随着对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视，古代文论的研究也不断发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由郭绍虞、罗根泽主编的大型丛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是古代文论研究的基础资料。对名家名著，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王国维《人间词话》等的研究探讨逐步深入。古代文论教学方面，教育部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列入中文系本科教学计划，并在周扬同志关心主持下组织前辈专家郭绍虞（主编）、夏承焘、钱仲联、马茂元等教授编写《中国历代文论选》，作为教材。

新时期是第三阶段。中央文化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工作很重视。胡乔木同志曾在有关讲话中指出古代文论应该成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周扬、夏衍同志也多次在文艺界、学术界有关会议上强调古代文论研究工作的重要性。1978年，古代文论研究的全国性学术组织——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在昆明成立，并举行首届学术年会，选举郭绍虞为学会会长，出版学会会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古代文论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得到极大的发展和推进。在研究方法上扩大了视野，不仅注重联系古代文论家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同时也强调站在现代文艺理论、美学观念的高度返观古代文论，体现研究的当代性，避免钻故纸堆，为研究而研究。研究的对象范围也有了扩展。如对古代小说理论批评、戏曲理论批评的研究，填补了空白；以往不受注意的文论家，引起了重视和深入探研，如叶燮（《原诗》）、刘熙载（《艺概》）等；对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理论的研究、探讨更加深入，如“言意之辨”“意象”“文气”“文道”“意境”等等。

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研究的成果是十分可观的。一是文学理论批评史的研究、撰著，已出版的有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二是古代文论专家专著的研究。如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注释、翻译、研究，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注释》，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等。再如对钟嵘《诗品》、司空图《诗品》、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对苏轼、元好问、王夫之、袁枚、王国维等文论家的研究。三是专题研究。就某一古代文学理论问题作综合贯通的研究，如对“文气”说、“韵味”说、“虚静”说、意象、意境的研究。四是对特定文学体裁的文学理论研究。（1）古代诗歌理论研究，如陈良运著《中国诗学批评史》。（2）古

代小说理论批评研究,如金圣叹评点《水浒》研究、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研究。如陈谦豫著《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3)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研究,如齐森华著《中国古典戏曲理论探胜》。五是以古代文论为主,综合绘画、书法、音乐理论,研究撰写中国古代美学论著。如李泽厚、刘纲纪著《中国美学史》、叶朗著《中国美学史大纲》,敏泽著《中国美学思想史》。六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资料的搜集、整理、编纂,是极为重要的基础工程。如徐中玉、陈谦豫主编《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吴文治主编《中国历代诗话全编》,郭绍虞、钱仲联、王蘧常编《万首论诗绝句》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型丛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也仍继续编辑、出版新刊。

三、学习古代文论的目的与意义

(一)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光大古代文明传统。中华五千年古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同样无比璀璨辉煌。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首先要认识它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了解它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充分肯定它的珍贵价值,这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学习、研究古代文论,通过对它的挖掘、整理、阐发和总结,使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古代文明精神新的光辉。

(二)研究古代文论,融合外国文论,建立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胡乔木同志曾在新时期初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文艺理论有三个摊子,一个是古代文论的摊子,一个是解放后苏联介绍过来的文艺理论摊子,一个是西方文论的摊子。这三个摊子现在还没有很好地统一起来,而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首先要使这三个摊子结合起来,有机融成一体。”这是从建立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高度肯定了古代文论的重要地位和价值,强调

学习、研究古代文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在“三个摊子”结合中,首要的是确认我们自身的民族特点,体现历史传统精神,这充分显示出古代文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因而在“三个摊子”结合中,对古代文论不能停留在了解概况,一知半解,或摘引片言只语,作为点缀装饰的层面。我们要在掌握丰富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探索研究,以求对古代文论有系统深刻的认识,把握其规律性的、整体性的本质特点。

(三)丰富文学理论知识,充实文艺理论素养,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古代文学理论批评既无比繁富多彩,又十分深奥精湛,而其表述方式、理论构架、写作技巧、文笔辞藻同样精彩纷呈,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如果我们长期坚持学习钻研、思索考校,浸染其间,在艺术感受、艺术分析、艺术理论甚而论文撰作等方面必然有所获益、提高。

(四)增加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理性认识,提高学习中国文学史的水平,充实阅读、欣赏、评论古典作家、作品的能力。中国古代文论家往往是创作家与理论家一身而兼之的。诗人杜甫有名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代文论家对文学创作的甘苦得失有切身的体验感受,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学趋尚、文艺思潮、创作风气、文坛状况比现代人自然更有切近具体的认识,往往能直接把握作家创作的内外因由,探得诗心文心,因而其理论批评每每能深中肯綮,切实精到。这对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古代作家、作品,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以此为借鉴、参考,有利于我们历史地、全面地学习研究古代文学。

四、学习古代文论的方法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贯彻“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继承古代文学遗产的原则,在学习中对

古代文论作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分析和探研。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等文中阐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我们既要看到他针对唐代大历以后，诗歌创作流连风花雪月、逃避现实的不良倾向，强调文学创作批评政治、反映现实、“惟歌生民病”的进步意义和积极精神；同时也应认识白居易“为时”“为事”而作的目的在于“愿得天子知”，在于“广宸聪，副优勤”，表现出他的忠君观念，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但从整个文学理论批评史角度而言，白居易的讽谕精神既与《诗经》、汉魏古诗、唐代以来杜甫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又自有其思想艺术特色，而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与相应时代的古代文学联系起来，与相应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联系起来，与文论家本人的哲学观念、政治态度、人生经历、文学创作联系起来。学习时注意结合古代文学活动、文学作品、作家诗人的实例，比照参证，加深理解古代文论的基本观点和丰富有关知识。老一辈学者传授治学经验时指出，学习研究刘勰的《文心雕龙》，必须熟悉先秦至六朝文学，特别要精读萧统《文选》(《昭明文选》)，这是很有道理的。同样，不熟悉杜甫诗歌，对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总貌没有全面了解和深切体会，就难以读懂他的《戏为六绝句》等论诗诗，更不可能真正领会杜甫“集大成”的文学思想。再如要深入理解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思想，对他创作《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的社会政治背景、思想感情、创作动因、艺术手法、语言特点等诸方面情况，也必须熟悉、掌握。

(三)注意“点”“线”“面”结合，文论选、文论家和文论史的结

合。学习时,既要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概况,又要对有创见、有贡献、影响较大的重要文论家及其观点新颖精辟、理论价值高的重点篇章作详密深入的学习和研讨。如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韩愈提出“不平则鸣”说,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说。司马迁、韩愈、欧阳修各是汉代、唐代、宋代的大作家,他们上述文学观精警深刻,很有影响,我们自然要将其放在各自时代批评史的重要位置上,作重点学习。同时也应将这三家观点串连起来,作历史的考察、认识。尽管表面上提法不尽一样,角度略有区别,阐述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文学理论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有历史的连贯性,体现着一种传统意识,它在封建社会特定时代环境中产生,又启发、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直到明代的李贽评论《水浒》的创作宗旨和动因时,仍然归结到司马氏的“发愤著书”。这样既重点深入,又注意前后比照、联系,有利于学习的加深和拓宽。

(四)注重研读原著。我们应以古代汉语为基础,充分发挥其工具作用,克服文字障碍,力求理解准确,避免望文生义、一知半解和模糊含混,在反复学习中,提高阅读古代文论原著的能力。重要的篇章,精彩的段落、文句要反复读熟,尽可能背诵。古代文论原著本身就是古文、古诗,有的还以赋、骈文等文体形式出现,给我们阅读理解平添了许多困难。如袁宏道《雪涛阁诗集序》中“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理解的关键在“古而今”,“而”字是连词,“古而今”意为文学由古到今地发展、变化。“不能不”应连读,双重否定,表示强调肯定语气,如断句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则无法读通,更谈不上领会理论意蕴了。再如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初看无一僻字难字,但如不联系整篇文章,照搬原文,译为“人以外没有诗歌,诗歌以外没有人”,非但句意费解,而且根本没有触及作者文学

思想，难免有望文生义之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艺术家达·芬奇说：“能够到源头去取水喝的人，决不取壶中水喝。”我们学习古代文论，自然必须读通读懂原著。相对来说，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原著艰深些，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气力。特别是像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这样的以赋体骈文写作的原著，就得踏踏实实、一字一句地把它“啃”下来。攻克了这一“难关”，唐、宋以后的原著相对就比较容易读懂了。

(五)注意古代文论名词、概念、范畴、观点的多义性、独特性、特殊性。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名词术语不像现代文艺理论那样有约定俗成、大体一致的定义，古文论家往往独立一说，各标其名，很少亦很难统一规范。这就需要我们通观全篇论著，联系该文论家的总体文学理论，参照文论史有关资料，辨析同一名词术语在不同文论家理论中的不同含义、特殊含义，归纳不同名词概念的实质含义之间的相近相通之处。如“虚”，通常指一种描写手法，即所谓“虚写”，与进行具体直接描写的“实”“实写”相对。但在刘勰《文心雕龙》中，“虚”指一种心理状态。《神思》篇“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要求作家进行创作构思时必须排除杂念，集中精神，保持空明澄彻、宁静毋躁的心态。而在小说戏曲理论批评中，“虚”指作家运用想象、幻想进行艺术虚构，如李渔《闲情偶寄》认为：“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但艺术虚构在不同的文论家那里又各有别的标名，如袁于令称“幻”。他的《西游记题词》开宗明义即说“文不幻不文”，“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认为没有艺术虚构，就没有《西游记》这样的神话小说，揭示了艺术虚构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再如“气”，批评史上多次出现“文气”说，如孟子、曹丕、韩愈、苏辙诸家。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气”指思想意志与情感融合而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